

ZHONGGUOXIANDAIWENXUEXUESHENG YUEDUJINGDIAN

中国现代文学学生阅读经典

# 萧红小说

XIAOHONG  
XIAOSHUO  
MINGPIAN

## 名篇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I246.7/200301/x

ZHONGGUOXIANDAIWENXUEXUESHENG YUEDUJINGDIAN

中国现代文学学生阅读经典

# 萧红小说名篇



\* A 1069903 \*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萧红小说名篇/萧红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 
2004.1

(中国现代文学学生阅读经典)

ISBN 7-5387-1806-0

I. 萧… II. 萧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  
国—现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
IV. 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68880 号

## 萧红小说名篇

---

作 者: 萧 红

责任编辑: 王金亭

装帧设计: 龙振海
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 130021 电话: 5638648)

发 行: 吉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: 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 300 千字

印 张: 13.25

版 次: 200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书 号: ISBN 7-5387-1806-0/I·1710

本册定价: 15.80 元



萧红像

平江图书馆 兰江委书已收



萧红与生母姜玉兰 摄于1915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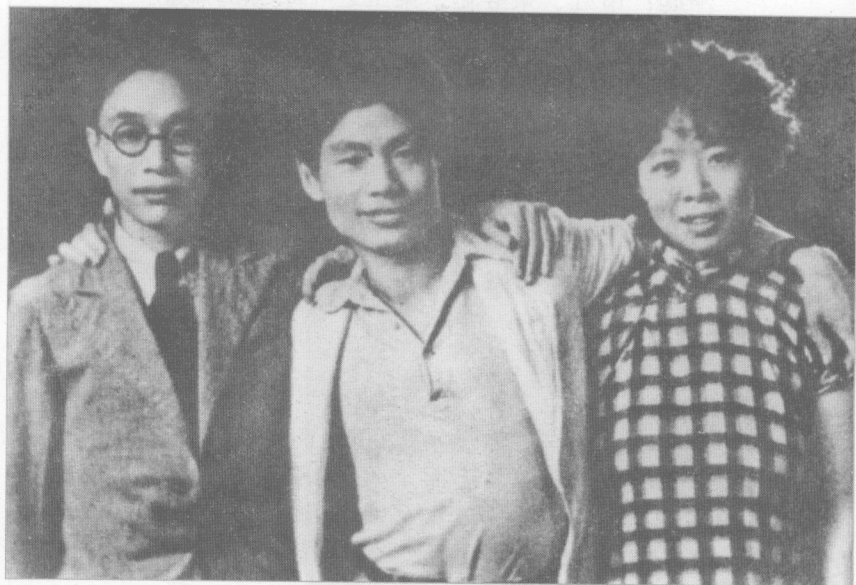
左起：萧红、梁静芝、梁玉芝（同父异母妹妹）



萧红 1931 年于北京



萧红、萧军



右起：萧红、萧军、黄源



萧红与端木蕻良于 1938 年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



郭沫若 1948 年在萧红墓前（香港浅水湾）

長年代筆潤人愛西書筆 8601 千身類本藏已爲該



萧红墓

子夜

黑

相向：这是好的指手：

听来好像家鄉田野耕种的，

但，这不是。

这是黑。

端上的木筏的声音有如浪和潮水一般？

日裡：这是黑的天空，

好像六月裡廣大的原野，

但，这不是。

这是黑。

这是黑的，好像更向了一些。

10×20

萧红手迹

## 导 读

### 张 抗

我的姑姑萧红 1942 年病逝于香港以后，其作品的出版和研究，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，一是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期；二是七十年代末至今。

在萧红作品的出版方面，几十年来各种版本可达 40 多种，其中长篇版本可达 10 多种之多。此外，结集出版的就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《萧红选集》，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散文集《商市街》、《桥》和短篇小说集《牛车上》，上海杂志公司的短篇小说集《旷野的呼喊》，重庆大时代书局的《萧红散文》，浙江文艺出版社的《萧红散文全编》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萧红散文集，北方文艺出版社的短篇小说集和《萧红全集》（第一部）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的《萧红散文选》，哈尔滨出版社的《萧红全集》等等，再加上时代文艺出版社的《萧红小说全集》和《萧红小说名篇》就有 10 多部集子，可谓洋洋大观矣。

在萧红研究方面，第一阶段主要是萧红生前好友所作，如郭沫若、茅盾、许广平、胡风、白朗、丁玲、柳亚子、骆宾基、聂绀弩、孔罗荪、梅林、靳以、绿川英子、史沫特莱、海伦·福斯

特、辛克莱、鹿地亘、罗果夫等中外前辈们都发表了怀念追忆文章，介绍了他们同萧红交往的往事，写得栩栩如生，情真意切。待到第二阶段，特别是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萧红研究才同复苏的中国文坛一样，开始真正意义上的“热”起来了。这期间，萧军、舒群、塞克、骆宾基、罗烽、白朗、端木蕻良、姜椿芳、蒋锡金、方未艾、梁山丁、关沫南、陈隄等老先生们发表了各种文章和谈话，起到了“放火烧荒”的作用；新一代研究者们，如铁锋、钟汝霖、萧凤、葛浩文（美）、谢霜天（台湾）、尾坂德司（日）、中村薰（日）、前野淑子（日）、卢玮銮（港）、陈宝珍（港）、姜德明、陆文采、陈世漱、丁言昭、李计谋、李重华等后起之秀们，亦对萧红及其作品的思想倾向和艺术特色发表了很多真知灼见，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。据有关人士统计，近十几年来散见于各报刊发表的萧红研究方面的文章，达到上千篇几千万字，是萧红全部作品文字量的几十倍，几乎涵括了萧红生平的各阶段和全部作品，其中在国内外为萧红立传的艺术作品就达到近70部，现已正式出版的传记或传记小说达16部之多。不仅如此，萧红及其作品还引发了国内外影视界的关注，先后有《呼兰河的女儿》、《萧红与呼兰河》、《呼兰河与浅水湾》等6部电视艺术专题片在国内播放；有《萧红出走》、《落红赋》两部戏剧在搬上舞台的同时也搬上了屏幕；据说，现在还有三、四部根据萧红作品和生平改编的电影正在创作和摄制之中。还有，应国内外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，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，呼兰县委、县政府和故乡的父老乡亲已将萧红故居修缮一新，基本恢复了原貌，并于1986年对外开放。据萧红纪念馆馆长孙延林介绍，故居开放以来，至今已接待了42万多名中外游人，包括来自18个国家的4000多位国际友人。其规模和影响在与萧红同等位置的现代作

家的故居或纪念馆之中，恐怕还是第一的。

我一直在想，姑姑是一个仅有初中文化的、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大小姐，在其短暂而坎坷的人生经历中，又仅留下百万字左右的作品，与她同时代的作家当中，比她文学创作成就高的、影响大的、声望高的不在少数。然而，却很少有像她这样在死后受到海内外读者的厚爱的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究竟是什么拨动了那么多人的心弦而经久不衰呢？是艺术的魅力，还是坎坷的生平？似乎是，也似乎不是。

萧红作品是现实主义的，这是中外评论家和专家学者一致赞同的。但在研究其作品主题和创作倾向时，却产生了一个怪圈，似乎可以自圆其说，又似乎破绽百出，使人困惑不解。在当前研究萧红的学术观点中，有一种认为萧红的思想倾向在写《生死场》时是健康向上的，反映了抗日斗争的主题，等到写《呼兰河传》时，尽管写作技巧提高了，思想性却下降了，这原因便是萧红后期脱离了民族斗争的主战场，掉进了自己寂寞的感情圈子里的缘故。但且慢，萧红在这期间又写了《北中国》、《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》、《九一八致弟弟书》等作品，表达了作者抗战必胜的信念和持久斗争的激情，表现了作者把民族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、八路军身上，由此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。同时还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国民党顽固派“假抗日真反共”的反动本质，给予了无情的鞭笞。这做何解释呢？据此，另一种观点认为，萧红的思想在后期并没有颓废，她始终关注着当时斗争的时局，高举抗日的旗帜，“始终遥遥与革命主力驻在地的西北圣地延安的大旗所指相呼应的”。可是在其后期创作的两部长篇中，一部写了一个“目的是没有的，逃跑就是一切”的庸俗、卑琐的人物，另一部则勾划了辛亥革命后到“九一八”事变前我国北方的一个落后闭

塞小镇的生活图景，展现了各类人物愚昧、混沌和麻木的精神世界。这两部作品都没有正面显现抗日战争的主战场，其中《呼兰河传》似乎游离于激烈的抗日战争之外，散布着一种寂寞、凄婉、梦魇似的情绪。这又是什么原因呢？萧红研究似乎被引入了“二律背反”的窘境。

在1993年呼兰国际萧红学术研讨会上，有两位来自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研究者，发表了一篇颇有新意的论文《巍巍耸立一丰碑》，尽管该文有些提法并不很准确，值得进一步商榷，但仍可给人一些有益的启示。作者从文学的本质出发，认为文学就是人学，歌颂高尚的人性，鞭笞低卑的兽性，是文学永恒的主题。我国五四运动以来，一批先进的文学家摒弃了千百年来善善恶恶的老腔调，把目光转向了人。他们把斗争的锋芒直指国民中愚昧、麻木、听天由命、不知抗争等精神疾患，“怒其不争、哀其不幸”，以自己的文学创作，呼号呐喊，呼唤国人猛醒，改造国民灵魂，重铸民族精神。认为在这批作家中，成就最为卓著者，应当首推鲁迅，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开创了文学的新纪元。萧红的《生死场》正是在这种影响下和环境中产生的。作品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残忍兽性和被压迫阶级的愚昧、麻木的现状，并选取那些最能表现这一主题的材料，来展开情节和塑造人物。在写村民们因遭受压迫蹂躏的强烈刺激而产生的本能的反抗时，也正是以此为生活背景，来表现他们“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，忙着死”的蒙昧混沌的。该文因此认为持有“抗日作品”论的人显然是将作品的主题和作品的时代背景混淆了。《生死场》贯穿始终的主题是农民在生死线上的挣扎，是同《呼兰河传》的主题一脉相承的。

这篇文章的新意恐怕就在于此吧。我们常说看问题应该全面

地、历史地去看，如果孤立地、静止地看问题，那很可能是“一叶障目，不见泰山”。综观姑姑一生的创作，其特色基本可归纳为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入手，通过生活细节的“感性”描写来体现深邃的理念。她从来不在自己的生活感受以外去创作那些简单地“图解现实”的作品，她的笔始终是“为人生”的。

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教训证明：在半殖民地、半封建的中国社会，反帝和反封建是密切相联的，缺一不可的。毛泽东在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》中指出：“中国革命的两大大任务，是互相关联的。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，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，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。反之，因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，而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，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，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。”

中国思想发展史表明：封建主义所以能在中国大地上长期横行无忌，是因为它同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心理、风俗习惯紧紧地揉合在一起的。这种病态的“结合体”既表现在精神生活中，又表现在物质生活中。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很重视这一点，认为“为政之要，辩风正俗为其上也”。历次入侵的外国统治者也很重视这一点，“帝国主义的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，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”。白种侵略者传教办学“以华治华”；黄种侵略者鼓吹“同种同文化，要共同提携”。

姑姑一生经历了以“五四”运动为分界点的两个历史时期——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；体察了四类“政府”——张作霖式的、伪满康德式的、蒋介石式的、英属殖民地式的统治。她痛切看到这种黑暗统治带给国民灵魂的扭曲和危害，她认识到这种病态的社会心理和风俗习惯构成了“无主

名、无意识的杀人团”，“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！”这些人物及风俗虽然在鲁迅和二十年代乡土作家的笔下已经出现过，但在东北特定的环境下，仍然给人以发聋振聩之感。她深深地感到，要推翻旧中国，要争取民族解放，就必须改变封建落后的社会心理和风俗习惯，将人们从愚昧、麻木和保守中解放出来。

姑姑曾经向友人谈到自己对鲁迅小说的认识：“鲁迅小说的调子是低沉的。那些人物，多是自在性的，甚至可以说是动物性的，没有人的自觉，他们不自觉地在那里受罪，而鲁迅却自觉地和他们一起受罪”。（聂绀弩《〈萧红选集〉序》）姑姑在这里涉及了人的“异化”现象，当然她不可能达到马克思主义对“异化”本质那样深刻的认识，她不过是“感性”地体验到这一点，但思想敏锐的姑姑却在其一生创作中紧紧地抓住了这一点，宣称自己就是要“向着人类的愚昧开战”。特别是在萧红后期创作中，她更是师承鲁迅的传统，从自己的生活 and 经历出发，笔锋集中地从各种角度刻划了令人毛骨悚然的“畸形的灵魂”，从而深刻地控诉和批判了黑暗的现实，表明了自己的阶级主张。

由此，我认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，姑姑前后期作品的思想倾向是一致的，不能人为地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割裂开来，然后说哪个斗争最主要，哪个斗争是次要的，并依此做为“思想颓废”的依据，或者根据作品是否描写了“现实斗争场面”，来判断作品思想性的高低优劣，这都是站不住脚的。从《生死场》到《呼兰河传》，姑姑经历了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，《呼兰河传》的诞生，正是作者探索人生的思想深化的结晶。至于说《呼兰河传》为什么充满了忧悒、寂寞的色彩，我觉得姑姑对此已经做了回答，她在《呼兰河传》“尾声”中说：“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，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，忘却不了，难以忘